

摛
經
堂
類
纂

稽經堂類纂卷第十八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鐘鼎攷釋

商乃作器觚攷釋

器作乃三字當自下讀之為乃作器說文乃戔辭之難也
商執戈其父鼎攷釋

案其當為箕箕子之先箕伯之國也姓纂云商之圻內今
太原晉敗狄于箕者春秋僖三十三年杜注太原陽邑有
箕城地形志云古箕城在遼山此為商之封邑與瑯邪箕
國益都箕山異地

竈伯彝攷釋為梁中丞章鉅

闕作竈伯寶尊彝此器積古無鐘鼎款識已收入周貞卷
內首釋作門枝二字今按上从門為門下从非為缺合為
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其所受封
者竈本釋作審說文宀古文作器器作審未詳何字檢鐘
鼎文邑旁多作邑邑近邑定為竈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
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隨圖經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宀皆
音相近羅泌謂誕生誤音仇或卽作阨非疑古本作竈後
省宀作九又誤邑為自故或作阨因而作阨耳九本侯爵
稱伯者吉金多稱某伯某甫薦字之義也然則此器當定

為商尊但拓本筆畫稍軟弱或古有此器後人仿作耳
周格伯毀銘攷釋為漕帥朱某堂為弼

佳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戚周格伯受服馬乘于朋封乃貯
世田則析格伯遽毆妊役侶乃從格伯安級甸殷乃系零
谷杜木鬲谷游萊奔東門乃建史戡武立覺戚壘簋係毀
用典格伯田其萬年子孫永保用冊銘文如右按此器余
所見摹本一積古齋鐘鼎款識一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
款識一杭州朱彥甫所藏及此拓本凡四文皆大同小異
銘中癸子二字據莊氏述祖反癸為戊之說初疑為戊子
檢博古圖載商兄癸酉有丁子周伯碩鼎有己子與此例

同則疑識釋作癸亥甲子二日是也朋卽古郟字穆天子
傳天子西征至于郟說文郟右扶風郟鄉沛城父有郟鄉
漢書地理志郟郟水出東南郟卽文王所宅豐邑也郟東
五里有郟宮是為文王廟觀此知郟卽周朋地朋為古文鳳
以鳳鳴西岐得名朋豐音近故亦名豐朋之改為郟也猶
豐之改為郟其本字乃朋也玉在成周格伯受服馬乘于
朋者言玉在成周格伯拜受服馬乘于朋之文王庶也封
舊釋作生屬上明生為人名今按朱彥甫所藏器作生蓋
作主此拓作出山乃生之省文說文封古文作生今定為
封字封乃貯世田則者周禮大宗伯鄭注五命賜則王之

下出封加一等是封所貯世田則之事也則讀為舊鄭司
農考工記注舊讀如雜廁之廁則留古音同今足田一
歲曰舊地未成田之稱也析下格字舊釋作柶今按此拓
作柶與上下格字皆同定為格遮舊釋作過日照許氏瀚
云上从危下从彡中從古且字一到一橫定為遮字今從
之遮退之籀文或文為徂詩侵阮徂共魯詩謂阮徂共三
國名春秋襄十五年會于徂水經注引作鄗鄗徂徕同聲
通用此遮當為耶遮鄗籀文古今字退即篆文古今字說
文即右扶風鄗鄉是也毆今足醫無閭陸氏釋文引李本
作鑿按鑿當為毆巫兩字顏師古漢書注作鑿巫閭李所

見本作毆。正閭是命。足名地。已有作毆者。石鼓文。汧毆沔。沔汧毆。並舉為岐陽二水。與詩江漢浮浮。句相似。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西北。又有楚水。關駟以為汧水。亦出汧縣。世謂之長蛇水。蛇聲近毆。楚詞以蛇韻。夷毆夷。同在段氏古音十五部。疑俗呼者代遠訛。毆為地。長蛇水即隄麋澤。元和郡縣志。後魏於長蛇川置長蛇縣。本漢隄麋縣。縣東八里有隄麋澤。隄麋地皆一聲之轉。疾言之為毆。徐言之為隄。麋為長蛇。則毆亦鄰近地也。乃薛氏釋毆為也。而郭氏讀如繫語。助均失之。宋鄭樵謂毆字始見詛楚文。及秦斤刻。以示之考耳。妊當為任。東平國有任城。為故任國。太昊

後風姓左傳任宿須句皆風姓也按此與鄆相去太遠春秋襄三十年鄭皇頡奔晉為任大夫杜注晉地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任晉近王城當即其處後漢書新汲關駟云本汲鄉也疑本周之汲地汲汲聲同段氏玉裁亦謂汲汲乃汲汲之段借案汲篆此拓作冫似庸春秋傳文十六年使廬戡黎侵庸及庸之城杜預注縣東有方城亭後漢書上庸屬漢中郡但諸拓皆作冫未能以此拓為定也侶卽娼為夏后氏封邑鄆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馬融書甘誓注云有扈妘姓之國是也娼之為侶猶妊之為任隸續司農劉夫人碑任似為某是其證析格伯云云者言析格伯

此五邑之田也。甸，舊釋作甸。今按此拓从田，不从日，定為甸字。甸，田也。治也。周書曰：甸，兩田安。彼之彼，此篆作律。似逸字。安逸，甸殷者言安逸其土地。甸殷，其疆界亦通。今从諸拓為定。甸殷者言格伯既安于彼，乃甸治其缺。茲殷正其疆界也。殷，下他。本有乃系零三字疑。此挽之零谷。漢志零陽應劭云：零水所出，零為水名。地記洛水過五零陪尾零，為山名。二處皆不相屬。疑即栗谷。零，栗聲相近。零音陵

水史記零作栗。栗，劉氏亦謂零谷在漢鄂縣為澇水。

漢書作澇水。然氏地。

云當作澇水。

所出之谷。杜木，即詩之土。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

杜。漢自杜陽屬右扶風。是其地。葛積古齋拓作葛。此作葛。

左下多一筆舊釋為禺丙兩字今按諸本形畧同筆畫皆連屬決為一字檢禺字字書所無初疑卽書嵎夷字嵎古文尚書作嵎今文尚書作禺嵎似嵎異文史記又作郁班書引韓詩郁夷為右扶風地細審不然當以禺為義內為聲卽芮之別體芮又作內以其近地之隅者為禺以其近水之隈者為內詩大雅公劉芮鞠之卽韓詩作芮阮周禮注引作內泥地里志右扶風汧下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為雍州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禺谷卽芮阮猶稱蒲谷弦谷也游萊薶亦地名游水經注淮水篇游水逕朐山利成羽山祀其計斤贛榆紀鄆故城東北入海攷所

經並不到雍界古者水上流僞游淮別為游沂別亦為游蓋卽沂之別流者也萊當為萊古萊子國在青州域非其地鄭注王制云沮謂萊沛何氏謂艸所生曰萊禹貢雍州沮水在岐西則萊為沮之萊無疑歿欵識解為湑最確湑郿通古从邑从水之字多通用湑之為郿如灋水作鄠波澤作陂皆是詩王餞于郿毛云郿周地漢書郿屬右扶風為成國渠東北入蒙籠渠之地是卽水艸交為郿處也東門魯有東門襄仲晉有翼東門皆以東門名地此當指晉與鄠為近從零谷已下至東門皆格伯所甸殷也建舊釋作書按積古齋拓作之此拓作莖當是建字哉舊釋作誠

今按此拓从音从戈甚明白定為戠易朋盍簪虞作戠卽此字戠武者史氏名也立莅也釁積古齋拓作盥朱彥甫器作盥蓋作盥此拓作盥上从臼中从火下从皿檢薛氏書叔夜鼎釁作盥形相若定為釁字鄭司農周禮注云釁讀為徽或曰釁鼓之釁二義皆通乃建史戠武立釁者乃建設史官戠武新鑄器以血塗其釁鄰或立此器以表其徽識也壘舊釋作𦉳土二字細審篆文从𦉳从土蓋一字疑鄉之別體鄉饗也饗簋猶薦簋也保戠戠卽器名言當保此戠也用典格伯田者與鎮也主也言用主格伯所受之田如上文遯毆妊役似是也銘末册字積古齋作田釋

為期訓斬在七行末稍低半格疑鑄器者移置此作亦在
八行銘考商尊冊作册形相近定為冊字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保用冊者言保用此冊命之田也

書格伯段銘攷釋後

右格伯段銘攷釋余既鈎稽頗有頭緒錄與建卿質證矣
茲建卿復出曹氏所藏拓本屬題竊銘中邑田攷之地里
諸書皆有左證詳前唯格伯不知誰氏古者人臣有功受
地賜則自有定限今觀零谷杜木等處且合宏農馮翊扶
風河內廣平諸大郡而皆有其地幾幾乎盡岐以西而加
廣焉矧雍岐為周王業所基雖有大功亦不能以王畿之

地賜人觀其事當是周賜秦襄公之地格當為駱史記秦本紀秦自大駱生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滴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欲與大駱妻適生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孝王於是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生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為大夫誅西戎戎殺秦仲宣王乃召其子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

垂大夫莊公卒其弟襄公代立犬戎與申侯伐周秦襄公將兵救周周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銘中封邑事適相合稱駱伯者以其世居大駱犬邱之地故稱駱伯也竹書紀年平王元年辛未東徙維邑秦伯從王入于成周是時同從王者晉侯仇衛侯和鄭伯掘突及秦襄公二年賜秦晉以邠岐之田案邠岐之田唯賜秦不此器卽紀周所賜之田唯閭賜晉竹書蓋誤連之其賜地遼廓各分器於其處故格伯設傳于今者甚夥文皆大同小異據造器之年當是平王二年壬申是時王正

在居正月初吉癸子以長屏排之則得矣道光二十年
八月中旬書

秋濤案前篇內已將屬廣平郡四字刪去則此篇內似
亦當刪去廣平二字廣平本漢國後為郡地去岐豐甚
遠似非賜秦伯之地

沓夔甌銘攷釋

王及沓夔歸翟鑄其實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貞銘文如右
沓舊釋作舊今按篆文上从宀下从臼字作沓卽夔之異
體說文甬杼臼也从爪臼或體作杼作夔今按毛詩或春
或掄許解字掄引作甬鄭注禮引作杼皆三家詩異文是

揄昏枕眈為一字捷舊釋作輔今按篆文左从走右从𠂔
字作𠂔卽𠂔之異體說文𠂔斛也古田器也从留走聲窳
𠂔皆以器命名此𠂔當是周匡王器匡王弟定王喻王子
捷喻史記作瑜韋昭國語注作瑜宋庠補音云本或作渝
人表又作揄據此窳卽瑜瑜揄渝揄之正字春秋宣十五
年王札子杜注王札子王子札也左傳作王子捷孔疏札
捷一人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
庶兄也札可通為捷亦可通為捷𠂔卽札捷之正字王及
窳捷若是時定王未為君與王子捷皆匡王之弟也故皆
稱名為二人故言及也舊釋作牛馬二字今案篆文筆

勢相連上从从中從卩下从鳥从鳥與从佳同意卽灌字
古祇作灌作蕙後以二字合作蕙灌灌之省灌祭畢也言
王及甯虺歸而祭灌于祖考鑄作寶器也或曰灌當為義
卽犧之省歸與饋通歸義者饋其犧牲如歸賑是也於義
亦通器末一字當為貞字貞卜也言永用以卜祭也

周孟姜簋攷釋

佳正月初吉丁亥卹子臧擇其吉金用鑄其簋用媵孟姜
丞其子孫永寶用之銘文如右案卹子下一字當為臧字
臧从艸得聲義雲章臧作匪从壯从艸此作臧从壯从艸
形相若定為臧字古莊壯通用古文作臧壯古文臧从士

从女古時多互用鄒子臧者鄒子名臧也考許世次自文
叔封于許九世至莊公其名見于左氏傳者有許男新臣
許男業許男錫我許男甯許悼公買許世子止許男斯許
男成而臧之名蓋不見于經傳云

周季姪鼎攷釋

中師父亡季姪始寶尊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用斲
眉壽無疆其子孫萬年永寶用享銘文如右案中當為仲
姪通作姪姪為周姓故稱季姪始卽如古始姪通用字

榼妘鼎攷釋

案第五字左从盧右从木當是榼字讀為楚毛詩衣裳楚

楚說文引作衣裳體體楚體獸同聲通用說文楚叢木一名荆也楚為木名故借為壇亦名為荆皆從木得義也弟六字融卽楚姓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籀文作融榘融姬卽楚妘姬無疑末一字雷疑為享永寶用享蓋鼎彝常語王在室尊銘攷釋

佳十有九年王在室王姜命匚冊眾安从匚匚賓匚眾貝布揚王姜休匚用匚匚文考癸寶尊器銘文如右案此當是成王祭文王廟之器王在室者室卽清廟中央之太室洛誥王入太室裸裸為獻尸禮尸尸獻而祭畢王祭將畢在室行獻尸之禮故王姜得行祭禮而命作冊也今命通眾

安史氏名从或釋止人人今案从人从二二人為从定為
从字畧安从者从王姜在庶也而或釋作伯伯今案从百
从二一百為而定為而字而即更之省文說文夤此燕召
公名史篇名醜而賓者時召公助祭王以賓禮禮之書王
賓殺禮咸假王賓謂諸侯助祭者禮記郊特牲諸侯為賓
灌用鬱鬯謂諸侯來朝王以賓禮禮之是諸侯有賓于天
子之誼故稱賓也畧貝布揚王姜休畧受王命以貝布揚
王姜休也文考即文王癸蓋作器者位數彝器常語也

鬯卣攷釋

此器為陳壽卿所藏銘文只有卣字从宁中从米合盛米

周孟姜敦攷釋

第二字據博古圖鐘鼎款識二書篆文皆異就此器細玩上从盧下从系定為鑑字永命下阮釋為便生博古圖作彌生按彌字不錯生卽性之媮彌生當為彌性也

庶形器攷釋

儀徵師謂凡庶形口四面之堂也引乃四堂之後相連之牆也卽考工記所謂白盛盛者城也此文外作庶乃四堂之中非四堂之後也作龠乃景字舊釋作庶非下兩字辨曰舊釋上為辛子兩字下為月形皆非乃朔月二字朔月猶月朔也

周軻末金飾辨

朱建卿助教近得周軻末金飾拓本據後漢書輿服志太
皇太后皇太后雲縠文畫軻黃金塗五末大貴人等文軻
金塗五末五末徐廣云末詳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此
器以周尺度之長六寸四分博五寸一分正面兩端各有
鑿背面楯下有小乳每楯各三乳四楯共十二乳定為軻
末金飾余謂軻末之飾徐闕無從辨證此器當是較非五
末之末說文較車騎上曲銅也器上曲下楯象耑字形以
銅為之所以安車騎上正合許氏曲銅之訓詩猗重較兮
重較卿士之車兩較上出軾者較較同在軾前人所倚者

銘中三字建卿釋為召來馬余按疑到當是相車節三字
古相多作杏車从兩人到向正人立車中之義象形兼會
意也節从叩古叩通節登車則有鸞和之音立視五雋式
視馬尾必相車節然後不內顧不親指銘於較較在軾前
得以常目瞻視亦參前倚衡之意也若是鞞末周禮國馬
之鞞深四尺駕馬之鞞深三尺有三寸去人遠古人顧不
過鞞鞞末不當有銘卽以為招駮馬鞞所駕不必一定之
馬於招字又無義書冊已收篋笥無從查檢爰卽凡見所
及俟高明商之

古銅直錢攷

儀徵相國夫子出所臧積古缶鐘鼎款式并示臣延光竇
及古銅錢相值之數命證按古權不可攷今臣漢鼎諸器
求之孝成鼎文云長安厨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鼎容
三斗一合并重廿六薛本斤八誤而宣和博古圖云容七升
九合共重九斤好時供厨鼎文云長樂銅官二斤十一兩
又云今好時供厨金一斗鼎蓋重二斤十兩鼎容九升重
九斤一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定陶鼎文云定
陶庶容十作斗一當共重九斤二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
重三斤統計漢之一斗約宋之二升六合而漢之三升約
宋之一斤漢權之輕蓋與量同延光壺載銅二百斤直錢

萬二千以漢志言紫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計之二百斤積七萬六千八百銖而漢通行五銖錢鄭注外府亦云漢五銖錢久行計所直當得萬五千三百六十而云萬二千者惟漢斤權輕小故銅數強而錢弱今錢以庫平法碼秤之斤約百五十而漢斤當六十疑漢錢重於今錢抑知武帝時所鑄五銖世尚有傳度以建初尺逕一寸有輪郭較今錢尚弱一二分則非漢錢大於今錢實漢權輕於今權也以錢準錢其一斤蓋當今之五兩大半兩云又按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書食貨志亦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

提銀重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今據延光壺銅價知漢時
金銀銅相值之數通率銀一斤抵銅五十八斤金一斤抵
銀三斤三兩而抵銅一百六十斤有奇古書淪亡幸有漢
壺可證吉金之有裨於考古也如是至史記言白金三品
據如淳注雜鑄銀鋸為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
三千二曰重老小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楢之其文龜
直三百則又銀品高低之不同耳道光十有七年冬十一
月六日書于實事求是齋

鄭井叔鐘釋文

此鐘銘凡十八字其磨滅者三字今就其存者釋之銘曰

鄭井叔也旅鐘敢口保朕皇考文姜口口迺天詩毛傳旅
衆也又曰旅陳也旅鐘卽衆鐘亦有陳義古者編鐘十六
枚所以陳於虞業是謂旅鐘保篆文作𠄎从巾卽襪襪之
意古保襪通比其所以从巾歟

舉木父辛册攷釋為王荅洲憲成釋

首一字是舉字集韻𠄎作舉支高也父辛舉作𠄎父已舉
作𠄎此作𠄎乃省文耳爵𠄎為謂之舉舉為舉爵之稱因
以名其器曰舉如杜蕢洗而揚解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
文家尊尊謂之爵質家親親謂之舉故商器多言舉不言

爵

秦平陽斤攷釋為王蓉洲憲成釋

銘中丞相狀據琅邪臺石刻有丞相隗狀則知狀為隗狀而史傳作隗林誤按漢書律厯志五權之制圍而環之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以為錘之形如環也然則是權也其言斤何權統詞也斤專詞也二十四銖曰兩十六兩曰斤斤三百八十四銖

曲成家銅錠考為劉方伯喜海

漢書王子侯表載曲成家萬歲下注中山靖王子功臣表載曲成家侯蟲達二皆得備曲成家器當屬其一銘內錠作錠說文錠銓也二字相為轉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

呂靜韻集無足曰鐙有足曰錠廣韻錠下亦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是錠鐙二字以有足無足為別而丁度集韻四十六徑錠一曰豆屬有柎曰鐙無柎曰錠下復出錠字云鐙也上屬祭器下屬膏鐙其云有柎無柎與呂說互謔按禮記祭統鄭注鐙豆下跗也跗卽闌足博古圖所載王氏銅虹燭錠器亦有足則錠鐙皆有足云無足者非也禮經祭器皆言鐙其作錠者見于漢虹燭一器而後世膏鐙如建昭鐙竟甯鐙上林甘泉鐙亦皆作鐙不作錠鐙行而錠廢黃氏韻會云燈本作鐙錠中置火故謂之鐙則錠其本備鐙其後起之備許君錠列鐙前非無故也今考此器

下有柎和錠鐙為轉注義皆同

臨虞宮銅鐙考為劉燕庭喜海

臨虞宮銅鐙高二尺重十六斤四兩元延四年正月工張博造據武守令史實主解右尉賢省銘文如右臨虞宮關元延四年為漢成帝卽位之二十四年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官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其屬有九丞兩尉大宮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鈎盾五丞兩尉漢時造器皆出考工臣瓚謂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者是此器所傳據守令史主解

右尉蓋皆考工屬官張博卽造器人姓名掾官不見於班表漢官儀司徒司空皆有掾正曰掾副曰屬公府亦有掾秩至六百名然則考工亦常有掾職為崇故居首表於考工屬有令丞無令史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此器成在更名之後令史或卽其官稱守者如今署事然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太常太祝之屬學事下有守舉事也右尉卽兩尉之一表各官屬每言掌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主解右尉蓋主解此器之尉猶表稱主爵中尉其官卽上林苑均輸辦銅之類是也省蓋同相省啓漢器如大官壺元康斗竟甯建昭諸鐙未皆言省是其例又

率文言高二尺今以建初尺度之高二尺二寸弱則元延尺每尺又短建初尺一寸弱也

魏尉斗攷為韓太守秦華

文曰太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六百古以太和記年者一為曹魏明帝一為後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此字近漢隸定為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鐙款識卽有中尚方造之文蓋魏襲漢制晉又襲承魏制耳慰斗見帝王世紀及淮南許慎注御覽服用部引通俗文火斗曰慰是此器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
首作饗饗獸不知何以名為人古熨慰二字通用此又省
火作尉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
中有漢熨斗一條云或曰斗非也蓋伸帛之器云云然則
當日內府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歎識因有刁
斗之疑耳器重今權一十九斤每秤漢器一斤率得金權
七兩有奇魏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此槁李昉西
雍說也慶鏞案說文史部尉从上案下也从卮又火以尉
申繒也則尉斗其來已舊文本作尉別作熨其作慰者隋
書李穆在并州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慰安天下唐歐陽

鐘經堂類彙卷第十九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傳

李孝子傳子景韓附

孝子李氏諱宗度字延繩號勉湖先世延平先生倡學閩南居南平後徙泉之安溪入國朝文貞公相業隆天下孝子公從曾孫也累承世德馳贈文林郎麗水縣知縣邑庠生諱清樞實考馳贈修職郎候選訓導太學生諱僕實祖勅授儒林郎玉山縣知縣舉人諱鴻祥實曾祖自祖以上居溪之湖頭至考遷泉城孝子八歲失恃考若

祖皆抱恙時湯藥席未暇煖及冠復失怙祖母陳夫人垂
老繼母鄒夫人青年守節兩兄弟瑩瑩如也家徒四壁幾
無自存而繼母性極嚴稍有拂輒鞭之弗少假孝子率其
妻子伏杖請罪必俟色霽乃起子登賢書捷至適母怒未
已跪在側門外諛譁賀疊接孝子仍泣然涕下唯求承順
然後可以解憂待遺腹女弟格外愛憐嫁治奩必如其母
之意無分毫違性忠厚正直治經史確宗程朱好詩賦兼
精篆隸書少以古學受知陸耳山使者補弟子員汪制府
稼門來泉廉其行旌之癸酉貢優薦益敦品老丹鉛不離
手著有文集詩賦韻譜篆譜經史摭言數十種未梓行事

母仍依依孺慕引慝如前子公羊子謂念母者春秋所善也孝子其有合焉先母鄒夫人卒年六十四而子景韓亦善能承志推事親以事其所事之親當祖母盛怒母屢絕粒每杖必隨父與母踵其後跼氣容息不聞有噴效之聲嘉慶戊辰舉於鄉丁丑大挑知縣分發直隸以祖母年逾七旬改浙江初權嵎縣除昏蠹獎實疏城河建育嬰堂卓有善政邑火神廟普慈寺僧素為奸於是案發治如律先是盜者葉丐因事覺懼罪扼其妻殺之挾以誣噬辭貌並稽乃服因以其罪罪之及攝定海一夕燈下見一婦人伏案跪謝而去檢是縣無婦獄細察之乃知卽嵎縣葉所刃

妾也繼攝麗水治如前調勤篆七日奉祖母諱去官歸主
講梅石書院一本父教以為教字爾向號師村卒年五十
九子五時榮已酉拔貢時中咸豐辛亥舉人餘俱死

慶鏞曰孝子與先君子契最深相見如家人禮過庭時先
君子屢舉孝子嘉言懿行為訓既而命受學故孝子之事
余能知之亦能言之道光庚戌邑紳士以孝子與先君子
事略籲請

旌表並建坊嗚呼其行之相同亦其緣之有會耶謹傳之
以為風教式

呂孝子仙

咸豐元年春正月朔

上卽位繼志述事以孝為天下先乃彙禮部歲終所上直省之節者孝者為一書進奉

欽定而同安呂孝子興焉孝子諱仲誥字謙六浯江里人也祖敏文僑於厦居焉父國典母陳氏因母謝氏孝子生有兄三人相繼卒尋嫡母卒父亦卒瑩瑩依謝為命受撫育教誨幼知承志常作九齡温席長服勞奉養每養必親自潔修朝夕問所欲苟有可致之物畢力圖之母善病齋戒沐浴為禱禱輒應偶有愠則率妻孥匍匐伏膝前跪曰兒有罪兒有罪不能致母歡轉以增母怒不可為人不可

為子聲警警肩向杖少選作笑沒巡側而行為嬉戲狀母命之起乃起少而然壯而然老復然年介五十如孺慕人之見之者咸以為老萊子復生也母歿泣血三年若窮人無所歸每值已誕日必具雞黍致祭於其母之墓繞而奠奠而哭卽遇暴風大雨到期必至哀哀誦蓼莪之章悽慘異常不忍卒聽卒年六十有五子三長世宜道光壬午科舉人翰林院典簿銜次世仁世儼孝子積性仁厚嘉言槩行溢譽於里閭所可採者美弗勝錄第卽其始於家庭奉養之常事甚易而行甚難者書之以為世風

贊曰傳稱穎考叔純孝亦不過一節之奇而已而率乎性

卽能盡乎性今觀孝子懃懃懇懇其纏綿愷惻襁褓猶能
為之而冠而習之百不得一艾而習之更萬不得一易同
人先號咷後笑旅先笑後號咷皆有所遇而云然孝子獨
無所遇轉笑轉號咷轉號咷轉笑其卽赤子之心歟抑亦
大人之心耶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蔣孝子家傳

孝子姓蔣氏諱某字春堂福州人先習儒業貧不能餬口
改學扁鵲脈書五色診病常以其術濟人汲汲樂於為善
好行陰騭事不使人知人亦不能知性孝父則康病劇與
弟茂才某親試其糞因得五藏之輸以為和劑母鄭氏疾

久弗瘳橋引案枕鏡石湯熨不能及計無何乃自割其股以八減之齊和煮之奇肱八脈旋愈兄弟五人獨孝子最後卒撫諸姪鞠育顧復與己子顛若一道光朝以孝旌表賜建坊公論題之卒年六十有幾子鎔嘉慶戊寅科舉人官無為州知州

論曰割股事親本非中庸所許然以一時激發出乎至性動乎至誠雖屬賢知之過實亦宇宙不數觀論者猶以要譽薄之則未免持之太苛孝子之行事難更僕數而卽此已屬人所難然則謂孝子之孝固愚孝而不知孝子之孝乃奇孝也

何文軒家傳

君何氏諱長韶號文軒光澤人邑諸生澤康嗣子也祖疾直大夫世垂本生父文林郎澤周文林娶夫人高李上官君李出也初失母而叔父疾卒叔母饒氏守節奉直命君為其後既克承遇饒氏殷折過哀弗食極力勸慰俟食乃食事無鉅細必白得請然後行尋饒以哀卒事之如其生每有所為輒索篋茅跪祝貞可否為祖父母營窆窆重繭走百里外冒冰雪手足皸瘃不為疲文林歿上官氏以子女皆幼食指累百長不能婚嫁日憂感君抽券得田三百餘頃執策卜從違於饒氏寢筮從遂奉以獻獻卻弗受

跪而請曰此兒嗣父母志也母卻兒何以回報是違命也
違命不如死無何俞之諸弟得成立鄉里聞者皆以為孝
也弱冠補弟子員試輒高等秋闈弗售益發憤為學學嘗
達旦不寐工律賦屢奪上席然稿多散佚不甚惜得二十
餘篇乃其從業者輯之性豪縱善飲飲至斗餘亦奇士也
年若干卒娶陳氏葉氏子五人皆列于庠君之弟子秋濤
官刑部從余學為余述君狀余故得而傳之

贊曰晉史備玉祥之孝衆人美之謂其善事繼母人所難
能君遇賢母異於祥然跡其所行豈異祥哉抑君之不可
及者尤在事所後之母之盡禮蓋今人不講此義久矣禮

以與人後為恥君之出後也實承祖命觀其對上官氏數語深明大義其孝友固出於天性然也當道者宜其採之輶軒表之間里以勸天下之為人後者

孝友邊紫崖暨配徐氏合傳

任邱縣志編孝友傳第邊君事其母事其本生父母又第其事父母以友于兄弟夫人徐氏善推其所為以廣為教志未叙既卒之六年其子刑部主事葆瀉以余言為不欺請合傳以垂諸家乘余將南旋固辭弗獲命諾之按孝友諱士垣字紫崖號春溪任邳人始祖漢興當元季占籍直隸入明永以進士起家厥後昌大曾祖汝言康熙甲午舉

人陝西同官縣知縣祖云橫廩生父嚮禧乾隆乙卯舉人
贈奉直大夫本生父又禧乾隆癸酉拔貢己卯與弟嚮禧
同舉於鄉歷任撫甯武清訓導洵升湖南桂陽縣知縣初
奉直早歲登科壯而遊有子七歲殤其配李孺人莞然孀
居桂陽官武清挈之任呼孝友出命子之幼卽知色養事
親得母歡其本生母高氏顧而色喜為授室娶于徐同邑
監生純熙女也歸體孝友志事姑及本生舅姑皆無憾遭
高氏喪孝友經在首夫人經在要助事咸秩桂陽之赴湖
南也命孝友走戚屬安嶽鳳陽而以夫人隨就道尋病作
奉侍湯藥如其子卒于維陽舟次含殮拊擋為之孝友自

擬奔喪囊橐蕭然復典質一切扶喪歸嗣是空益落服闋
兄弟同時入庠孝友屢上秋闈弗隳舌耕常以終夫人以
女紅助之事李孺人甘旨無缺越十餘年李以治如高喪
伯兄曰其堂乾隆丁酉拔貢仲兄曰士壘乾隆乙卯舉人
定興訓導天性摯愛常弗離風雨仲官定興每以時徃省
為聯牀吟咏故士論珠之居嘗終日危坐几上丹鉛不停
手暇菽菊為樂與二三知己嘯咏論詩自漢魏而下宗工
部時亦規仿香山著家訓二十餘則曰謹先祀曰重宗支
曰慎交游曰肅內外曰正學術曰習勤苦皆先輩法言卒
年五十三夫人為治其喪後以紡績課兒讀益茹苦遭祲

歲竈絕煙有舊執約醮金以助謝弗受宗人芸坪憫其窮命子就食教誨之累稍釋然課責弗少假其勵行敦品一從家訓遺規遲孝友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六子葆淳道先辛丑進士刑部主事

舊史氏曰孝友之行採在縣志而夫人之賢則志弗克詳余故因其有佐於治而可以傳者合為載俾後之來者知所承式焉

德化黃氏三節婦合傳

黃於江右望族也其在德化者家世簪笏人亟稱之而其發於潛德則未之或知也五雲刺史仕皖來京持先世三

節婦事略請合傳余說而奇之且憫而壯之刺史祖明大理寺卿雲師雲師生家鼎生瑤至瑤而其綫幾絕娶夫人曰吳氏邑人士恒女也年十九歸二十二瑤歿上有嫡姑及庶姑家無負郭田以婦代子紡績為菽水歡有子曰士錫遺腹也每逢夫忌日則抱孤而泣曰願黃氏保此兒之成立也哀慟號呼淚裂於甌稍長命入塾夜置篝燈於几上課日所授書熟則喜弗熟折菱弗愛十餘年寒暑如一及冠為娶媳曰熊夫人熊亦豫章世閥也父次蘇以隱德聞入門見于姑姑喜見于祖姑祖姑喜吳曰兒今固真能成立矣援例入太學乃未幾娶八年復歿熊顧謂姑

可哀也厥後鳳池鳳翔先後補弟子員之翰為儒醫鳳樓
道光壬午舉人壬辰進士出補安徽令薦升直隸州知州
即同年五雲也道光九年額請

旌表建三節婦坊

論曰余讀劉子政列女傳言魯母師禮節甚修家事甚理
宋女宗執麻桌治絲繭以供衣服若三節母者其亦可以
風矣吳夫人守節七十四年年九十五歲熊夫人守節六
十六年年八十九歲鄔夫人守節六十五年九十二歲
嗚呼松柏之操多貞壽其如是夫其如是夫

廬陵王氏兩孝子合傳

已郊大比王霞九先生奉使來閩試畢人嘖嘖稱先生累世純孝余心折之比通籍先生觀政兵備未由拜下風今歲戊申余戚楊農部寶臣自京來泉承先生命攜兩代事略屬為文以傳其事翁大興周富陽兩先生已書之詳矣然好事樂道古一人或兩傳或至數傳彼此互述觀之益以徵信因不揣弁陋屬其辭為合傳

廬陵孝子王氏諱光昇字藜輝號乙莊父學勉母劉氏孝子生四歲喪母見衣履輒泣父為匿之年十三父病隔侍湯藥寢食俱廢假私貸為醫藥資父不知也歿執喪如成人債償窘益奇於是駙不充屑豆為糜養祖母繼母遂輟

儒而販日賺百錢以奉繼母性嚴事如母稍拂意卽長跪
涕泣請杖色霽乃起甫冠服賈於吉水草田墟距家二十
里三日必手自治饌進有引以外賈者辭曰不敢遠游以
離親也母病每夜理衾枕立窗外聽無呻吟聲乃退少
間復至耳宜春縣善醫者劉仲廣徒步走二百里乞藥夜
歸介分宜道中天雷雨淋水驟漲不能涉當昏迷中如有
人掖之行至家藥猶在手也母服之病瘳凡牀第衾器
踰雖授室必親滌除之弗假手母嘗曰吾年逾六十兒已
及二毛猶親執猥瑣之事非特吾子也直吾女耳居喪年
已五十六廢餐數日早暮跪誦孝經不輟不入內閫者三

年將葬有白鳥三集靈前作悲鳴而去先是從父弟先晉
二歲失恃已異爨母撫之命引以同居孝子三十年日共
日夜共被無間言其弟先星繼出也母以長子析產當倍
於弟孝子跪辭不受而自以其美者讓之居家端謹終日
衣冠危坐對妻子如嚴賓見者咸斂容起敬暇則流覽經
史咏吟自適一言一動準諸禮嘗曰胸中無古人成法難
應事又曰守身當慎交其卽三省之意也夫卒年六十九
子殿墀字表佩號立齋優廩生孝如其父幼隨事繼祖母
得歡心祖母病見父不食亦不食人皆曰孝童也讀論語
至父母惟其疾之憂問於師曰父母疾誰憂邪父病足癱

出入必隨扶杖行毋櫻疽以口吮其膿拔而愈父瀕劇額
請以身代醫者夢神語曰有子如此天已假之年矣遂瘥
越三年乃卒遭喪哭之慟屢絕而復蘇塋結廬於其側朝
夕上祭每遇雷雨雖夜分必繞墓而哭忽一夕見黑虎咆
哮林中漸近墓馴擾久乃去毫不動也墓前杖桐枯矣冬
突萌芽數尺久而不萎有盜穴廬疑以為耕山胡人入見
盤席坐驚曰此王孝子也與之語去遂不復為盜山無井
平地陡湧泉清冽異常至今人呼為孝子泉喪畢歸哀毀
骨立道路聞者皆淚下每歲三月三日抱主號呼慘不忍聞
其終身之慕類如此生平忠厚誠懇與人無爭其居家也

如忠孝子其睦黨而和族也亦如先孝子卒年五十三道
光癸未乙酉兩孝子先後題

旌人皆翕服後並以贈芳貴

贈如其官

論曰大戴禮載曾子十篇首立事次本孝次立孝次大孝
次事父母次制言次疾病次天圓皆教人事親以為立言
之本然而能此者卒鮮今觀廬陵兩孝子皆能竭力以事
親度其行亦自率日用之常耳而一誠所感諸異迭應且
聞其家世自唐宋來代有令聞乙莊先生曾祖化育事繼
母以孝祖上謀嘗脫人於難父學勉有隱德而母劉復以

孀守善事姑並載郡邑志宜其後之必昌也讀曾子者汕然生孝弟之心其於兩孝子亦可以興矣

王節婦陳氏傳

子夏傳喪服三日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溢米最少也既水漿不入口矣而復進以溢米者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民非水火不生非食不生節婦陳氏安溪珍山系也父曰誠圃善家教節婦習之嫻女則年二十嫁晉江龍塘王君義質為淑配入門事舅姑上逮王父舅皆能孝王父舅諱恕思壽近九旬遲年鹿鳴重宴為泉士望治家謹嚴得節婦昇以家政稱可而其夫業學

因貧輟儒而商遠服賈往返無常得二息尋抱疾彌留節婦遭喪卽時絕粒誓以身殉朝謝溢米夕謝溢米哭卒念舅姑在堂強起作茗飲既屢朝夕溢米弗設既練朝夕溢米弗設既祥朝夕溢米猶弗設猶二十餘年無穀食栩栩如茶神弗餓弗媮亦弗羸舉止如常習勤亦如常人甚異之余聞其事初不之信因而詢諸里黨曰然詢諸婚姻洽比以及吾陳之姑姊妹素相往來於其母家者僉曰然嗚呼事亦奇矣淮南子云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其為神而去者耶卒年五十有八子觀光道光已酉科拔貢次瑾光

舊之氏曰念讀列仙傳若麻姑若蔡瓊皆能辟穀而茹姑
神人餐霞為生男固有之女亦然然瑣聞軼說多不可
信果有是事復有是人今固無異古所云耶願以節婦之
行潔志芳不必借此以傳天其或者顯之以俟後之稱道
勿哀者俾久而彌光

吳壘畦家傳代楊方伯慶琛

君吳氏諱文標字葛如號壘畦先世河南光州人延陵季
子之後也南唐由豫入閩居南安後遷同安祖中憲大夫
諱某之字碩菴父通議大夫諱某之字健堂自中憲起家
驚輿通議操范蠡術得埒富君少讀書長習其業雖處闕

閩能與童僕同苦樂然諾鄉人重之故道益昌性怕謹不
越矩規前喪父後喪母治事悉中豐儉卜墓未協數數走
郊原犯寒暑履岡阜不辭勞瘁蓋其慎也凡祖墓歲必再
三至至眎其燥濕時加封樹居昆弟間邕睦無間仲氏江
早逝有遺孤撫之如已子其季文昭諸母王氏出也以少
子父鍾愛之君體其志均財而外撫恤益周女兄四入先
後孀居家落日給贖以助度山場鬻骨多暴露廣買其地
作義園購棺槨煮饘粥歲無停調嘉慶庚辰民患疫造丸
藥施濟活無算其行於家者輯入閩以來詩牒成爲書置
育材田嘉禾與歲給子孫讀費試費所舉皆能識大體

大義年四十二候選州同知子廷材中書科中書廷模刑部司獄廷梅監生廷枋廷棻

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民稱之由蓋必有其實而其稱乃可傳也今之坐擁素封者碌碌無聞士大夫烏得馨其事而稱之後漢書樊宏傳言宏父秉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論者榮之若吳君之孝友睦淵任卹方諸樊氏庶乎近焉

陳蔗田家傳

君陳氏諱承選字仰褒號蔗田晉江人父俊亭母王氏兄弟三君其次也生三歲而孤母食貧以紡績易薪米為生

君幼能知愛夏則扇風納涼冬則助火舉溫長益摯以缺於脩脯從師纔二年遂習計研然性聰穎每於牙籌之暇借經書古文唐詩讀之久漸通曉遂知四聲能吟詠中年服費於越之甬東問安之書月必三至自是家亦小康矣偶得珍異必郵以遺母自賈回則又依依不忍舍嘉慶庚午以其母節孝聞

諭旨得允且感且慰計不復遠游長侍左右無何食指繁已郊之歲伯兄承恩亦自外賈歸兄弟賦閒家且不支君以侍養有人乃再出吳越作會計尋聞母病馳歸已不及視舍殮雖斯從號感如窮人於是徧走山麓擇窀穸以

禮為君之賦賈也前後數十年所挾貨者以萬計或數十萬計然皆為人代庖贏歸子母於其主已只得駟僮牙餘而囊橐一無私嘗於越遇時艱憊遷化居弗利歸而鬻所置田償之如其賺人以此重君見人則藹藹和平出以溫語且舉古忠臣孝子為式余於癸未與其長君鴻翁同年計偕入都得謁君於蘇門誠懇肫摯知為長者及後里居以通族兼年誼得時見見輒勗讀書立品毋墜先人志嗚呼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信哉卒年七十一子鴻翁鴻炳皆舉人鴻炎鴻集鴻烈

慶鏞曰吾泉山川清淑其以孝義著者乘不絕書而其中

母節者子常孝天之報之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或於其孫以君之孝友成性忠厚待人天必積其厚以報之而豈僅如是而已耶抑鬱而必光天固俟之以大其發者耶君之行誼美不勝述卽錄其可為模楷者著於篇

鄭恭人傳

恭人鄭氏閩縣人廣西梧州府知府瑞麟女也幼失恃養於祖母善女紅知書能解誦唐詩及古文辭年二十一嬪于陳為刑部尚書諱若霖子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景亮德配歸時尚書適由四川總督入為

天子之卿內外僕衆食指計數百其姑及其本生姑皆先

棄世家政恭人孳之躬勤勞靡事弗親尚書倚以為子尋尚書歿於天津舟次恭人括髮箭筈隨兵部星奔朝夕哭哭必依服闋兵部就京供職留恭人於家部署咸有條越六年夫弟以選拔入都孳眷行請恭人同往京居足不出門閫卽同鄉親屬罕有能識其面余寓比鄰以通譜日遇從於其家見門內肅然其課讀子女扁三商尚未輟初兵部應京兆試下幃攻書恭人戒旦助讀匪惰其恪庚子舉南榜第一數吾鄉與是選者前明李文節公而外不數見時論榮之以為尚書事業當有繼也恭人以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六日卒年三十有九子承裘

論曰匡衡序詩以關雎為生民之本萬化之原故冠以為風始然則家道之順端由婦德之修恭人事舅以孝相夫以禮倘所稱君子好逋是耶非耶乃年未四十而卒其修短固有數哉天其或者留諸後之子孫之與食其報也

王節母方宜人傳

辛丑之秋王農部茂蔭自里旋都持其祖母行狀泣再拜且重以尊公命乞傳於晉江陳慶鏞自顧不能文以農部請益堅弗獲辭謹狀而傳之

母方氏徽之歛人監生諱世濱女也幼明慧讀女誡女訓諸書通大義既以非女子事弗卒業業女紅父母特愛憐

之年十七嫁同邑王氏為乾隆壬申科武舉諱洪烈之家婦 贈奉直大夫戶部主事諱槐康之德配奉直君少讀書力於進取既昏以家計窘涉京師服賈事親間歲得一省母奉養無缺尋有事於潞河五載不能返遂病劇不起年二十七聞之輒呼慟誓以身殉絕粒者五日已瀕危矣外家母馳至力勸乃起因念姑老子幼中饋無人死且益傷於是飲泣為未亡人比奉直君櫬歸一切窶窶經畫皆如儀先是入門祖姑年逾八旬病卧起居必需人每從姑後奉湯藥調滑甘扶持抑搔以至滌穢奉踰身事任之數十年如一日嗣事姑亦然姑年至九十母力且就衰而先

意承志如少時遭喪克贊大肅哀禮無愆女家故豐後中落其父母皆垂耄饘粥恒不給母顧家中米鹿竭力鉞菰一月常得四十五日以其正日養姑而以其餘者易米碾粉以養父母未饋不能食既饋必計其使之出按時得食乃食年八旬家將張燕母以父母未厝移其資為卜兆得禮葬初孀時伯叔鳩二百金存券以取息俾養孤及孤冠舉券還謂兒可望成立無所需也平居清潔動繩以禮凡有所往必詳審至再而後行畧涉嫌疑無踰閫中年遭冢子之妻之喪遺息茂蔭躬自鞠之偶有恙輒食不下咽寢不安席少長命就傅不少假間日必呼一見茂蔭嘗曰

侯非祖母無以至今日故通籍後數數假歸幾如李密陳情為祖母劉氏思反哺也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子二長應矩封奉直大夫次縣殤孫四茂蔭道光壬辰進士戶部主事次茂蘭茂茹茂藹曾孫四先於嘉慶二十一年疏請節孝

允行建坊事載歙縣志

論曰母以孀婦耐勤苦支兩姓哀寒之祚於外家為孝女於內家為節婦教子若孫若曾孫皆成立可謂賢矣不然殉身從夫亦一時之烈也然其如上負老姑下遺幼子何東海何以賢知其母昔歐陽文忠公母晝荻為教而子名

大振今猶罄之余故備述母苦節之事知其子與其孫所
椎心飲泣而欲表著於世者無逾此也若夫持家有法御
下有方以及和娣姒睦戚鄰則猶婦德之常耳不具載

陳母鄒太宜人傳

母鄒氏四川涪州人華陽教諭諱治崙之女嫁同縣陳氏
為湖南華容縣知縣諱會清之婦而今封奉政大夫監生
名考言之配幼明敏讀女誡諸書通大義父母鍾愛之嬾
時華容君解紉歸堂上有繼姑而姑姊妹娣姒以下食指
百數家政歸太宜人持理羹饋之事公姑稱曰諾居尊卑
毫無間言御臧獲假以顏色人有急輒罄所蓄飲之有族

子貧而才命與其子共塾教誨飲食皆如所出性喜善言
聞人說詩禮悅服不能忘又能記名賢故事凡鄉先達科
名宦蹟歷舉之如指掌封君屢上鄉闈報罷年四十為治
生計卽淡於進取母內助日勤鍼縫而外兼代以課子讀
書少長率繩以禮法稍玩愒則笞之擇師而事飲饌必親
檢點忠敬兼至旣而歲祲邑為賊蹂躪家落日不給而母
教子之志且益堅寔則典鬻供脯修無倦容為婦為母莫
不承式長子熾道光壬辰進士編修遷官御史次子炳壬
辰舉人候選縣知縣諸子煥熾炤

傅恭人傳

歲壬寅仙遊毅貽太守部選入都以其夫人節略屬為傳
余思婦人立傳始自史漢乃綴其略而叙之恭人傅氏仙
遊烏石村人監生鵬程女也年十八歸于予為嘉慶甲子
科舉人截選縣知縣中憲大夫懷佩先生之次婦道光己
亥科舉人浙江候補知府名紹燕之淑配初恭人之母曰
江氏僑於外家江故與王世相鄰鄰相接為選婿無與可
者適見太守年少岐嶷奇之遂屬意焉因其親向與中憲
及其配陳夫人言曰唯君世守書風能紹箕裘者宜若子
若夫宗廟之尊似續之大必求其德之稱者配之外甥傅
氏女性頗幽閒擇婦無論是者于是卜者曰是良耦也從

之入門舅姑廟見後大守卽以歲試冠軍補上舍生尋隨
中憲肄業省之鼇峯書院不旬日必郵書一上省舅起居
甘澹之修姑無缺又善事嫂勤勞之事身獨先之無倦色
無間言已而大守登賢書人曰是真能紹家聲矣而恭人
更以其遠者大者相為勸勉雞鳴戒旦懃懃如也乃偶染
時疾竟以天亡及太守筮仕而已不及見是可哀也卒年
若干子一尚幼

王懷佩先生殉難紀遺

仙遊癸丑之變其紳士首先殉難者國子監學正王先生
諱捷南字懷佩宿儒也是時余奉英蕩回籍團練到蘇聞

其耗適呂鶴田侍郎殉於廬羅茗香疇人殉於揚皆經生
重望為海內知交灑血南北傷如之何遂命與擬與其友
陳碩甫孝廉卽蘇設位而哭未遇回至舟中於邑終夜不
得寐抵家詢悉情狀知先生之禍為最烈其事尤最慘先
是永春逆首林俊攻陷德化城池復竄入仙邑勾結土匪
陳尾為惡八月廿一日賊臨城下先生猝聞變衛子弟兵
與縣令黃公曾惠及其幕友侯生出拒於南關外須臾賊
竄起以萬計城遂破先生復出招募於路上被執賊曳之
去至窩命跪不跪命降不降其首猶遲回不忍殺也無何
衆匪以先生平日嫉惡太嚴每欲得而甘心之而先生且

罵不絕口目視天手指地言我死卽死今行年七十五去
亦何惜但死必訴於天以埽此羣醜衆怒遂扼先生頸而
殺之血流滿地兩目猶熒熒如生不變色時蓋月之二十
有五日戌時也嗚呼悲哉先生自少力學年十五遊庠十
八食餼二十六登嘉慶甲子賢書七上公車不第授職國
子監學正與余先後受業於福州陳編修恭甫先生之門
譽益馳當道孫文靖公督閩聘修福建通志分纂宋朝人
物蒐討靡遺創郡縣沿革表衆輯祀穆方輿勝覽參以魏
書地形志書成談地里者奉為圭臬尤善岐黃洞達五色
奇脈丁未余主講金石書院得瘡疾賴診視以痊先生邃

於三禮之學於四書典要研覈尤精家藏書數萬卷下丹鉛者鈞稽輒當嘗出所鈔本金誠齋求古錄及蔡邕明堂月令朝夕與余商確參訂以待梓行又追念前明戚少保平倭有功重修祠宇歲時薦祀手輯南塘年譜刻於仙以廣流傳前後創修學宮泮池書院講堂天馬東山二塔雙坑考塘二塘二橋文風振焉行旅安焉晚年繕縣城郭與諸紳竭力籌畫不辭勞不避怨於是邑中之黔澤門之哲諉者愛惡不同遂紛紛起而先生之禍蓋自此伏矣迨賊去民入其城得以完堡相聚始知先生創造之力之大有裨於民若於數年前而先知也越明年仄復熾寇不得入

守陴者登高而望忽一人手執紅旗來往指麾貌似先生
賊亦驚敗走死者相枕籍得非先生在天之靈所謂訴於
天而洩此忿哉事平大吏以狀上得

旨給予雲騎尉世職襲完以恩騎尉罔替嗚呼死則登於
明堂忠魂赫赫猶如在也先生可告無憾於天地矣余久
欲誌其事因傳聞不一未敢率爾操觚茲得其孤紹燕來
泉述之不禁相抱而哭泫泫難以自持也爰執筆而為之
記時咸豐丙辰冬月

陳生潤渠殉難紀遺

咸豐三年夏四月逆匪黃德美冠廈門童生陳潤渠死之

生同安人也。以字行。少讀書。負奇氣。頗不修邊幅。已酉。余主講玉屏書院。生來受學。矯然自命。不羣。遇事輒與人忤。有少忿。必爭。爭不勝。必訟。訟不勝。不休。必得其人懾服。而後快。然於師長之前。卻又逡巡畏懼。余屢責之。向而請罪。悚惶氣不容息。遂不復訟。但少選一有眦睚。故態復萌。仍作相尋報復。世多銜之。而同學亦以此不韙。至是本邑富豪黃逆作亂起事。於錦宅之鄉。與其黨黃位攻陷漳城。遂率衆數千。駕五蓬船三十。於月之十二日。直犯廈門。時守師提督施得高出哨官軍猝不及備。唯遊擊于鄭振纓。巡於鎮南關。力竭而敗。生撰討賊文滿貼城市街衢。大

衆誓共滅賊賊入探知徧跡之生闖然手執長矛亂斫數賊被執賊知為義士且有勇膽也忍之尋延之上座欲奉為軍師生聞益恚目皆皆裂罵不絕無何鉤其舌而出之口猶作呵咤聲罵如故賊怒甚遂夫解而曳之衢越日市人殮其尸而殯之嗚呼生以一介庸儒始而凌轢當時有不可一世之概繼而敵愾同仇欲以一人當萬夫敵似亦不量力而進近於匹夫之勇然其一時孤憤殺身成仁夫非所謂奇傑之士哉迺向官軍雲集提督李廷鈺統陸師而下諸將率舟師而上四面夾攻復其城匹馬隻輪無反羣黨聚而殲旃而逆首亦為其鄉網獄磔諸市朝籍其家

產數十萬貫妻妾一概受俘則所以為生報仇者亦大快人意矣是役也叙功則自李提帥而下賜賚有差而叙節則以生之死為最烈事

天子憫之

詔祀昭忠祠世職雲騎尉復以恩騎尉罔替嗚呼生自足千古矣茲因叙仙游王懷佩先生事復續而為之記以俟後之修史志者採擇焉

籀經堂類彙卷第十七